



翻轉音樂 Mashup

2015-10-17 記者 鄭淇云 文



混搭 (Mashup) 是一種創作音樂型態，使多首不同歌曲跨越音調、歌詞、旋律與節拍等藩籬，成為一首新的樂曲。在短時間內，以混搭的作品重新詮釋同樣的故事，或改編既有的故事，為它注入不同的靈魂，化為另一種面貌。集音樂製作人及DJ雙重身分於一身的馬克·榮森 (Mark Ronson) 在TED的演說中曾說：「混搭是將自己置入到歌曲的敘述聲音當中，並同時推動故事的前進，甚至可以做出改變。」

混搭所做的不只是用軟體將歌曲以電子的方式融合，它讓舊歌新唱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，不再只是讓新世代的人翻唱舊有的作品。相對於現代流行樂的豐富，翻唱一旦失去了那個年代的氛圍，容易讓年輕人覺得無聊、老梗，而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會懷念屬於他們的曾經，雙方皆難以對彼此的時代產生認同。混搭將過往的歌曲加上了二十一世紀的流行元素，讓新世代能用新穎的方式去記憶經典，而中老年人能夠從中汲取年代的歸屬感。如麥莉·希拉 (Miley Cyrus) 於二〇一三年所發行的〈We Can't Stop〉一曲中的歌詞「So la da di da di we like to party」，就是將一九八五年史力克·瑞克 (Slick Rick) 與道格·佛萊許 (Doug E. Fresh) 所發行的〈La Di Da Di〉做全新的演譯。相同的歌詞在不同的曲調下，讓音樂無時差地進行跨越時空的連結，使經典樂曲能以不同方式傳唱下去，與閱聽人間也產生了新的聯繫。

流行歌〈We Can't Stop〉中，也對過去的作品汲取片段，產生新的演繹。

(影片來源/YouTube)

人聲混音 阿卡貝拉新視野

電子混音也不是混搭的絕對模式。在電影【歌喉讚】(Pitch Perfect) 中，除了以阿卡貝拉 (a cappella)，無伴奏合唱的方式詮釋既有的曲目，也在劇末主角的表演中，用大量混音融合現代歌曲。以〈Price Tag〉、〈Give Me Everything〉、〈Don't You〉三首歌為主旋律，在背景人聲的部份又加上〈Just the Way You Are〉、〈Party in the U.S.A.〉、〈Turn the Beat Around〉，使最後這場表演富有層次感，也讓不同歌曲共同表達對愛情、生活的價值觀，引起觀眾們的熱烈共鳴，為阿卡貝拉這種具有悠久歷史的表演方式開創新局。

【歌喉讚】以混搭的模式，為阿卡貝拉開創新局。(影片來源/YouTube)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印度的女兒 反思性侵暴力
- 跨界 古典與流行交響
- 刻劃愛情的二十六種面貌

總編輯的話 / 楊淑斐



本期為二二三期，共三十三篇稿件，其中以評論類文章及文化現象居多。本期側欄廣告以交大網路電臺goto&Play為題，帶大家鎖定即將開播的節目內容，令人十分期待。

本期頭頭王 / 胡浣莊



懶惰，卻有深如溪壑的慾望，我不在意開心快樂，我只想要抵達目標，我是胡浣莊。

本期疾速王 / 羅宛君



逃不過3.14的大臉 躲不過比胸部還大的肥肚 懇求我的眼睛 可以流的不是淚 而是油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平凡的故事 不平凡的音樂
趙廣潔 / 影評



斷尾求生 陣前拔柱驗民心
胡浣莊 / 社會議題



再年輕一次 追尋青春夢想
姚煒哲 / 影評



馬頤 孤島上的音樂詩人
唐宜嘉 / 樂評



十字架的開端 贖罪的終點
呂安文 / 書評

混搭回味 年度歌曲

DJ伊爾沃姆 (DJ Earworm) 每年都會利用短短四分多鐘，以縮時攝影的方式，將該年度美國熱門的二十五首歌曲，以歌詞為基調做混音，依其語意創造一首新的樂曲。以二〇一四年他所做的年度回顧歌曲〈Do What You Wanna Do〉為例，便是以魔力紅 (Maroon 5) 的〈Animals〉中的一句歌詞為主線，並依DJ伊爾沃姆的邏輯，與其他首歌的歌詞串聯起來，創造出一首「做自己」的歌。讓聽眾從原本亂無章法的曲目中，聽見這首歌的故事，並從中回味一年，用歌曲記錄自己的成長。誠如「Earworm」的意思，他帶給人的樂音，就像是在腦海裡徘徊的蟲子，一直縈繞著，揮之不去。

經過DJ伊爾沃姆的邏輯排列後，音樂變得亂中有序，讓人聽見歌曲所闡述的意涵。

(影片來源/YouTube)

丹尼爾·金 (Daniel Kim) 在〈Pop Danthology 2014〉中同樣整合了二〇一四年的熱門歌曲，擷取六十六首歌中最讓人耳熟能詳的片段，依其曲調做混搭，語意少有連結，混搭的曲目使歌詞比較像是一段段對話的方式做呈現。他在二〇一二年的作品，依舊是按照曲調做混搭，但因為背景樂在混音時有所連貫，所以讓整首歌融合得完全不突兀。即使PSY的〈江南STYLE〉這首韓文歌混在其中，也與其他的英文熱門樂曲融合得十分完美。雖然歌曲的部份較完整、較易循其脈絡找到其出處，但因歌曲的混搭，不論是詞、曲都太過於片段，使得這首歌比起他過去做的年度歌曲遜色許多。

穿越時空 古典與現代交鋒

諾威·瑞賽寇 (Norwegian Recycling) 的作品，相較於現代流行樂混搭的電子音符躍動，是屬於慢步調，適合在悠閒的午後，享受漫步在雲端的感覺。如〈Pachelbel Mashup〉，是找到以古典樂約翰·帕海貝爾卡農 (Pachelbel's Canon) 為背景的七首歌曲，以樂音跨越時空、語言以及形式。無論是一九六八年西班牙樂團流行尖端 (Los Pop-Tops) 的〈Oh Lord, Why Lord〉，或是加藤米莉亞 (加藤ミリヤ) 的〈Love is...〉，甚至是維也納少年合唱團 (Vienna Boys Choir) 所演唱的〈Pachelbel's Canon In D〉，都將其融合混搭成另一種新的樣貌，對卡農這首歷久不衰的古典樂做最高的致敬。

諾威·瑞賽寇將以卡農為背景的歌曲融合，對這首歷久彌新的古典樂做致敬。

(影片來源/YouTube)

融入演說 提升歌曲意涵

英國DJ羅賓·史考特瑞斯 (Robin Skouteris) 的〈Bleeding Freedom〉，一開始就將過去廣播播報及雜訊混搭在歌曲之中，引出這首歌的時代感。以里歐娜·路易斯 (Leona Lewis) 的〈Bleeding Love〉為主的旋律中，穿插馬丁·路德·金 (Martin Luther King Jr.) 所發表的人權演說《我有個夢》(I Have A Dream)，表達「自由」背後的代價，使得這首歌不同於普通歌曲所帶給人的抒發感，進入更嚴肅的議題之中。

DJ羅賓·史考特瑞斯將《我有個夢》融入歌曲之中，

提升其意境，並讓人深思自由背後的代價。(影片來源/YouTube)

除了人權演說內容，〈Bleeding Freedom〉還穿插了嘻哈樂團全民公敵 (Public Enemy) 的〈Hazy Shade of Criminal〉，每一段都用強而有力的「Who's the criminal?」做出深切的吶喊，不僅是指馬丁·路德刺殺一案，也暗喻著讓世界陷入不自由的兇手，隱晦的揭開追求自由背後血流成河的掙扎。在麥可·傑克森 (Michael Jackson) 聲嘶力竭的高音後，緊接著共和世代 (OneRepublic) 〈Apologize〉中的「It's too late to apologize」，感慨著傷痛已造成無法挽回的局面。但儘管如此，最後還是接上〈Bleeding Love〉的歌詞，表達對自由的義無反顧。這首歌透過歌詞的關聯性，建構出讓人深思的議題，讓這些歌曲都昇華至不同以往的境地。

混搭是一種音樂形式，也是DJ訴說故事的方式，這些歌曲的某些部份一定觸動了他們，讓他們想將這種感動傳唱下去，讓閱聽人聽見，進而突破對於歌曲的既有觀念，使人對歌曲有新的認識，提升歌曲的層次。所以，混搭不只是將舊有的歌曲做排列組合，而是一種銜接過去及現在的管道，包裝過後的曾經被注入新靈魂，但同樣在記憶中留下印記。



社群網站 背後的祕密

社群網站在十年內快速興起，時至今日，許多的人都上了癮。成癮的背後，是什麼原因？

繼續吧 到老都要跑



【最後的馬拉松】，為人生完成最後一場賽跑。

▲TOP